

唐诗异文订讹当审慎

——兼与黄灵庚先生商榷

王 光 汉

前人在整理唐诗时，对异文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。清编《全唐诗》亦复如是，基本上保留了所见的异文。一些有名的唐诗注家对异文也多取“述而不作”的态度，不定其是非，更不擅自删削。这为我们研究唐诗的本来面目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。

近年来，随着唐诗整理工作的深入，对异文的考订颇为学界所重视。在唐诗异文中，既存在讹字，也存在讹句，这无疑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唐诗中的问题。能够将异文的错讹甄别出来，还唐诗以本来的面目，对唐诗的进一步研究肯定是十分有意义的。

笔者于唐诗素少研究，但偶也涉猎到一些异文订讹的文章。特别是近读黄灵庚先生的《唐诗异文讹字例释》一文（见1996年2期《文献》），颇多感触，以为异文订讹是件十分严肃而又非常繁难的工作，似不宜轻下断语，还是多一些审慎为是。

黄先生在文中称“对《全唐诗》的全部异文做了些甄别、归类、分析工作”，这无疑是有大功大德的。其对异文讹字与假借的关系的分析也颇具一些启发意义。但笔者在通读全文后，终觉黄先生下语有的似乎失之太断。现不揣浅陋，聊就黄先生文中涉及的问题提出来与黄先生商榷。

一、关于讹字异文的一些说法

黄先生说讹字异文“大体上也只有三种类型：一是异文二字直接相讹；二是相讹异文二字，其中有一字是讹字的同义字；三是相讹异文二字，其中有一字是讹字的假借字”。

笔者认为“也只有”三字似乎说得过死。唐诗流传至今，抄了刻、刻了抄，从我们平时行文、校对想，错讹当绝非三种类型所可全能包容的。黄先生文中举例有姚鹄《王贞白》诗，“王贞白”为“送贺知章入道”误，如此类莫名其妙的错误唐诗异文中无疑也是存在的，随手翻一下《全唐诗》，即可找出这类例。有些异文多达数个，如项斯《旧宫人》：“内扇穿多减半风”，穿，一作遮，一作藏，一作摇，这四个异文用三种类型检讨恐怕是累死也难获解的。

黄先生说：“异文二字，必有一字是讹字。”

笔者以为这个说法似乎也有所不可。唐诗的异文，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，除版本上刻写错误的因素而外，后人在整理唐诗时也收入了诗话、类书等征引出现的异文，无疑有后人有意修改或无意的疏忽的成分在。有意修改者有的是高手，或有改得比原诗还好的，当然也有浅人自是，改得不好的。凡此不是原作的东西，自可一概视之为讹。但恐怕也不能否定，有的诗在结集付梓时，稿本即有所未定。唐诗中不乏一诗两稿之例，于此当亦可见遣词用字当有诗人结集时尚存两可者，付梓时于此恐怕即有以“一作”处置的情况。这种异文当不能视为讹字。

关于讹字与假借的关系问题，笔者以为如无多少版本依据，而用“盖本诗作×字，或本始借为×，而后讹为×也”之类语定是非，恐怕容易出问题，因为汉字形、音相近及相通假的情况较多。笔者并不否定黄先生的某些推测，但推测终不能为定论。而且黄先生在“异文相讹二字，其一为讹字的假借字”一节中有时用语亦很断。如白居易《与诸同年贺座主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萧尚书亭子》诗：“池台晴见雪，冠盖暮和云。”台，一作塘。黄先生的案语说：“‘作池台’不成其辞，当非诗意”，“台，当堂字的形讹”。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吃惊。“池台”是一寻常词语，若《世说新语·豪爽》：“晋明帝欲起池台，元帝不许。”唐孟浩然《姚开府山池》诗：“主人新邸第，相国旧池台。”《旧唐书·后妃传序》：“但

恣池台之赏，宁顾衽席之嫌。”如此等等，俱是用例。池台，即池苑楼台，不知何以“不成其辞”，不知何以可断“台”乃“堂”字的形讹。

二、关于“异文二字，必有一是讹字”的举例

袁晖《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》：“坐见威稜洽，弥章事业恢。”稜，一作灵。庚案，作“稜”字不通，当是“灵”之误。“威灵”，亦古之熟语。

说“作‘稜’字不通，当是‘灵’之误”，显甚不妥。《汉书·李广传》：“是以名声暴于夷貉，威稜憺乎邻国。”王先谦补注：“《广韵》：‘稜，俗棱字。’《说文》：‘稜，栝也。’《一切经音义》十八引《通俗文》：‘木四方为稜。’人有威，如有稜者然，故曰威稜。”威稜，即威力，威势。袁晖用此词，称扬张尚书巡边若李广之有震慑边夷之威也，原文自是“稜”字。说“威灵”为古之熟语，实“威稜”亦古之熟语。《梁书·武帝纪上》：“旌麾所指，威稜无外，龙骧虎步，并集建业。”宋王禹偁《云州节度使加使相麻》：“其有威稜却敌，勇毅安边，式旌善战之功。”此均其例也。

杜甫《奉酬薛十二判官见赠》：“吾闻聪明主，治国用轻刑。”治，一作活。庚案，古书虽有言“活人”而无言“活国”者，活，当治字的形讹。

说“古书”“无言‘活国’者”，显又失之断。“活国”疑出《国语·晋语八》之“上医医国”。宋黄庭坚《见子瞻灿字韵诗次韵三首》之三：“诚求活国医，何忍弃和缓。”即用此典。古书用“活国”者多有。如《南史·王珍国传》：“高帝手敕云：‘卿爱人活国，甚副吾意。’”宋张孝祥《虞美人·代季弟寿老人》词：“老仙活国试刀圭，十万人家生意，与春回。”此均其例也。笔者疑原诗即作“活”字，浅人不识，以为“治”字之误，遂改之。“治”犯唐人讳，唐世因唐高宗名李治，所以遇用“治”，多用“理”代之，想老杜当不犯此讳。

马戴《塞下曲二首》：“却想羲轩氏，无人尚战功”，氏，一作

代，一作世。庚案，“羲轩氏”，此指伏羲、轩辕之世；氏，当“代”字之讹，而世与代字义同互易之也。

说“氏，当‘代’字之讹”，没有任何根据。黄先生之意是“羲轩氏”指的当非羲轩其人，乃其时代，而“氏”似无指时代之义，所以当用“代”字，那么为什么不可说当用“世”字呢？且“氏”本即可指称时代，如汉司马相如《难蜀父老》：“继周氏之绝业。”唐韩愈《送孟东野序》：“其下魏晋氏。”明胡应麟《经籍会通》二：“宋氏以还，递相沿袭。”它如陶唐氏、葛天氏、夏氏等，其“氏”俱可解为“世”、“代”。笔者疑原诗本作“氏”，浅人妄改而出“一作代，一作世”也。

杜甫《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》：“反思前夜风雨急，乃是蒲城鬼神入。”蒲，一作满。庚案，蒲城，是古代传说中的鬼城。满，当“蒲”字之形误。

说“蒲城，是古代传说中的鬼城”，亦不知何据。笔者因怯于无知，遂遍查类书等，仍未得其闻。细味杜诗，蒲城当即奉先之一名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：“奉先县，本秦重泉县。……西魏改为蒲城县。”唐人言地名，用古称者甚多，此取西魏称自不足怪。所谓“风雨急”，“鬼神入”云云，疑暗用苍颉作书，有鬼夜哭的典故，谓奉先刘少府之画巧夺化工。诗题有“新画”，诗中有“障犹湿”，则“前夜”当系刘少府画毕之夕。唐蒲城县在易州，蒲、满形近易讹，《寰宇记》、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等即记为满城县。杜诗“蒲”之讹作“满”，或因形近误刻，或因浅人未识杜所言之蒲城乃西魏之称，而以为乃唐时易州之县，又未知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及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（原本。今中华本“蒲”改为“满”。）等记其名本为“蒲城”而妄改之也。

李群玉《伤友》：“芜没池圻屿，凄凉翰墨筵（筵）。”屿，一作兴。庚案，“池圻屿”、“翰墨筵（筵）”为骈偶文，作“兴”则非是。兴，当“与”字的形讹。屿，则与字烂脱也。

说“作‘兴’则非是”，又似太断。“池圻屿”与“翰墨筵”固

然是骈偶，“兴”与“筵”恐亦不能说就不合对仗格律。“兴”可与名词对，如唐王勃《夜兴》诗：“还将中散兴，来偶步兵琴。”唐韩翃《题慈恩寺竹院》诗：“诗人谢客兴，法侣远公心。”唐朱湾《咏玉》诗：“既哀黄鸟兴，还复白圭诗。”等等，此类例甚多。细味李诗，其亡友当是其知音的诗友。“池圻兴”疑是用谢灵运与谢惠连事。《南史·谢方明传》载：“惠连十岁能属文，族兄灵运嘉赏之。”灵运“尝于永嘉西堂思诗，竟日不就，忽梦见惠连，即得‘池圻生春草’，大以为工。常云：‘此语有神功，非吾语也。’”李用此典谓其友如惠连，能使自己得到“池圻生春草”一类佳句，今其亡故，池圻兴自当芜没，翰墨筵自当凄凉也。如谓“兴”为“屿”之讹字，“芜没”句则不可解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安徽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

《灵台秘苑》的科学价值

韩连武

《灵台秘苑》是中国古代天文占验集大成之作，收编在《四库全书》子部术数类里。纪昀在《提要》里说：“谨案《灵台秘苑》十五卷，北周太史中大夫新野庾季才原撰，而宋人所重修也。季才之书见于《隋志》者一百十五卷，《周书》本传又作一百十卷，此为北宋时奉敕删订之本。”关于此书的价值，纪昀又说：“虽机祥小术，不足言观文察变之道，顾《隋志》所载天象诸书，今无一存，此书据季才所撰为蓝本，则以前之古帙尚藉以略见。大凡存为考证之资，亦无不可也。”此书卷目如后：卷一、步天歌星图，卷二、星总，卷三、十二分野，卷四、气，卷五、风，卷六、天